

TOP SECRET AND MISS LONG

英吹思汀著

密龙记

一部充满喜感的科幻谍战小说

[擒龙篇]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英吹思汀著

密龙记

[擒龙篇]

(本故事纯属虚构)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密龙记. 擒龙篇 / 英吹思汀著.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452-0912-9

I. ①密… II. ①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1786 号

责任编辑 吴 迪

封面设计 张 晴

插页设计 陈 姝

书名: 密龙记. 擒龙篇

作者: 英吹思汀

图书策划: 上海贝叶图书有限公司 (www.shpattrra.com)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邮编 200040)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0.5

版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52-0912-9

字数: 240 千字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电话 021-56517029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目 录

1	勇者	1
2	纪念	15
3	变故	28
4	放射	42
5	世间	62
6	图纸	75
7	霸道	89
8	恶毒	102
9	秘密	117
10	泄密	143
11	审讯	153
12	革命	169
13	解决	189
14	光临	200
15	约谈	214
16	擒龙	227
17	逆转	235
18	豪举	246
19	诡语	262
20	平乱	276
21	梦醒	289
22	卖图	304
23	曲终	315
24	故人	325

“近日惊闻通用汽车申请破产保护，结合今年来一系列事件，百感交集，夜不能寐，遂有感以述。”

“灭绝人性的狗腿子啊！”老余的惨叫从外面传进来。

“以色列偏偏挑这个时间拦截巴勒斯坦货船，难道……”一个不祥的念头突然闪进他的脑海。

他耳中隐隐约约听到了外面院里的众人都在用平常语速三倍的速度滔滔不绝地说着，好像是争论着什么事情，但他此刻脑中只是思量着种种解不开的疑团，越想疑窦越大：通用汽车到底想干什么？欧元兑美元反弹背后究竟是何人操控？美军士兵醉酒被俘事件到底蕴含怎样的玄机？

他皱眉思考了一会儿，合上笔记本，突然想起刚才外面的混乱，起身走到门口，开门步入院子。只见全院的人都东倒西歪，赵汉俊面露苦涩，萧必武脸色铁青，刘胖子脸色发白如同刚出笼的馒头，翠翠和宋黄白瑟瑟发抖，老余捂着肚子坐在地上呼呼喘气，紫胀着脸显得痛苦至极，每个人都张大了嘴，满脸惶恐之色，有些人身上的衣服被揪得皱皱巴巴如同麻花。

他背着手冷静地环视众人，沉声问：“什么状况？”

听完翠翠气愤的叙述，“大国崛起”才知道，刚才黑老大刚哥的一伙喽啰来收保护费，按住众人威胁，见众人坚持不给，就恐吓和动手，在老余肚子上打了好几拳，让他说话文明一点，最后还把门闩卸走，得意地扬长而去，走之前还说这次是警告，拒不交费下次会更凶。

说着翠翠指了指门闩，果然已经没了。她显然受的惊吓不轻，众人忙安慰她。“大国崛起”在旁背着手默默听着，眉头紧锁，表情凝重。

寞莫不在院里，大家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身穿灰色西装的何时宝慢慢地用手抚平衣领的褶皱，从地上捡起被揪掉的扣子揣进兜里，扶了扶眼镜，以他特有的慢节奏有条不紊地说：

“公道自在人心，我们是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是刚哥在侵犯我们的权益，而不是我们侵犯刚哥的权益。”大家心想这不是废话吗，只听他继续慢慢地说，“但是，古人云，和为贵，通过谈判解决保护费问题的路子并没堵死，和平解决保护费问题仍然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原则。”

老余被萧必武扶起，惊魂未定，虽有满腔怒气，却骂不出声。萧必武点燃一根烟，夹烟的手指有些哆嗦，刚才被四个喽啰按住威胁时，他也有些心颤。

这时露丝进了院，见到众人狼狈的情景，惊问发生了什么事，听完后也是愤怒不已。老余缓过劲来，开始破口怒骂，何时宝劝他冷静：

“余老弟，你一定要冷静，克制，忍耐，大度，一定要热爱和平。”

他说排比句时情不自禁伸出手比划，摆出“兰花指”造型来，老余再也忍不住，跳起来要揪住何时宝，刘胖子等人赶忙站起来挡住他，院子里顿时乱成一团，突听“大国崛起”一挥手冷冷道：

“大家不要慌乱，听我一言。”

众人一呆，只见他走到院中桌旁缓缓坐下，表情极为肃穆。大家默不作声，站成一排，凝目瞪视他，不知他要说什么。

“大家放心，这件事我知道了。”“大国崛起”点点头，“这个黑老大虽以强索保护费在无知无能的小民心中树立了经典恐怖主义权威形象，但毕竟是在社会生态链低端活动而已，何足为患？在我看来，简直就如一泡大便而已。”

他说得粗俗，大家面面相觑，但老余却摸了摸光头，目露兴奋之意。

“大国崛起”沉吟说：“我早就听说过这个黑社会性质的团伙，以前我没腾出手来动他们，是因为他们始终没让我撞见。这下好了，他们自己送上门，这其实是好事。”他感慨地望着大家，“真不是坏事。”接着他的表情又深沉起来，“听说这个刚哥最近动作频频啊，其深层背景不得不值得人们深思。自去年以来国际国内通胀率猛升，物价高涨，想必他要养活手下的一千人马越来越吃紧了，经济问题是他们的死结，可以说刚哥集团内部危机涌现，矛盾重重，组织架构岌岌可危……”

老余忍不住插嘴：“他们啥样你就别分析了，你说说他们再来咱们怎么办？”

“大国崛起”转过头去瞧向老余，眼中闪着冷酷的光芒。老余吃了一惊，只听他缓缓说：“我要想教训刚哥，办法实在太多，经济战、心理战、信息战，哪样不把他玩崩溃？动武只是一张随时可以打出去的牌而已。至于何时出这张牌，就要看我心情了。诚然，由于你们这些人的存在，我出

手时肯定要有顾虑,但就目前看,打赢一场有限烈度的对抗,基本上是胸有成竹的。”他坐在那里,威风凛凛地望着众人,“如果他们胆敢再来,先让他们尽情表演,咱们泰然处之,你黑老大喽啰急躁不安,我四合院冷静如常,不为丑类之表演所动。等他们表演完了,我们再以雷霆万钧之势予以沉重打击,速战速决解决后患。”

“怎么沉重打击?”

“他们人数虽多,但由于文化水平限制其作战素质,我只要想出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战术即可胜之,到时我的指挥艺术定会让他们不知所措,重现四渡赤水的辉煌。”说着他摇摇头,“其实,我现在挺为无知的黑老大担心的,一旦我稍微制订点反击计划,他们将会成为我们反击的祭品。如果黑老大识点儿时务,肯定不会逼着我打这张牌。但我把话撂这儿,一旦他们刺激我动手,我的怒火会把整个刚哥集团烧成灰烬!”

他炯炯目光自老余脸上缓缓移向萧必武、赵汉俊、刘胖子、谭教授、何时宝、大憨、露丝、宋黄白、翠翠,一个个扫视过去。他眼光射到谁的脸上,谁便不由心中一颤。他缓和了语气:“当然,四合院这方面,大家都应该振作起来,有我在,一切没事,从现在起大家要做好斗争的准备!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兄弟,来根软中华!”

老余想了想,把自己那包重金属含量超标的烟递给他。

“等我回屋,制订好详细作战计划,待他们再来时实施。”

“你好好想想,抽烟提神。”

在众人沉默敬畏的目光中,“大国崛起”起身回屋。他锁好门,若有所思地站立片刻,重新坐到床上,打开电脑。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天黑了,又亮了,网上的新闻也更新了。新华社报道,美国中西部接连经历包括龙卷风、冰雹、雷灾、暴雨在内的各种严重恶劣天气,导致该地区受到巨大的灾难性破坏,引发的洪水令上万名低洼地区的居民紧急疏散,包括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爱荷华州、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密苏里州、威斯康星州等多个州都成为灾区。

“大国崛起”点了一根含重金属污染的香烟,望着屏幕中的新闻,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笑纹稍纵即逝。

不知过了多久,外面院里又响起一片纷杂的脚步声,接着又是大声嚷

嚷，然后惊呼怒喝声不绝，跟着又有人倒地，接着又有人阴恻恻的一笑。

“龙卷风、冰雹、雷灾、暴雨不早不晚，偏偏在全球食用农产品价格上涨时出现，究竟是何用意？难道……”这个念头划过“大国崛起”的脑海，令他陡然惊出一身冷汗。

院子里的声音极为混乱，有玻璃粉碎的声音，还有什么东西“哐”地撞在了门上，接着有人拼命地砸门。

他的手指在键盘上敲打起来，屏幕上的画面瑟瑟发抖。

“惊闻美国中西部出现各种严重恶劣天气，结合今年来一系列事件，且喜且忧，食不下咽，遂有感以述。”

谭教授的惨叫从门外传进来。

“大国崛起”在键盘上敲打了一会儿，突然停住，苦苦思索着，种种问题在他头脑中串连，膨胀。直到院里的声音渐渐平息，他仍然在思考着。

最后他合上笔记本，突然想起刚才外面的混乱，起身走到门口，开门步入院子。只见全院的人都东倒西歪。老余像个海狸一样躲在水缸后面，偶尔探个光头出来。

“他们刚才又来收保护费了，怎么敲门你都不开？”

谭教授躺在门旁边，有气无力地伸出手指指着“大国崛起”，后者愕然：“怎么他们这么快就又来了？”

“明明已经过去一天了。”谭教授声音很微弱，看来被打到胸口了。

这回院子里气愤的人更多了，聚在一起七嘴八舌。“大国崛起”仔细询问，翠翠断断续续地讲述了刚才的情景。大家还是拒不交保护费，对方就开始动手，这回主要围打谭教授，其他没来得及躲进屋里的每人也都挨打了两拳，熙乾公司办公室的玻璃被砖头砸了，门口还被泼了油漆，最后小池子双手抱头，沮丧地被拖了出去。

这时窦莫突然从自己屋里开门出来。大家无语地看着他，刚才院中闹翻了天，他的屋里也没动静，人们都以为他真不在，想不到他竟然在屋里，看来此人行径实在无法以常人心理度之。望见院中情景，窦莫莫名其妙，竟像毫不知情，有人心中冷笑你装什么装，那么大声音你听不见？

其实窦莫这两天一直没上地面，在地下与密室的人们忙着密室运行三十周年仪式的工作，对院里的事情当然完全不知道。等弄明白情况

后，又看到大门被卸下门闩、门口被泼了油漆、熙乾公司被砸的场景，窦莫也气得说不出话了。

这时候小池子回来了，大家马上围住他问，他垂头丧气地说他已经交了他那份儿保护费。众人哗然，“大国崛起”长叹一声。

他哆嗦的手指着小池子乱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又转向众人，“想我偌大一个四合院，高手云集，竟蒙受如此之耻辱，可叹可恨！黑老大喽啰不知死话，竟然置我住在这里的事实于不顾，屡次上门挑衅。可惜我一直在屋里思考大战略，阴差阳错地竟两次痛失与他们正面交锋的良机。从现在起，我不锁门了，二十四小时开门，待他们再来我就直接冲出去部署大家作战！”

众人见“大国崛起”慷慨豪迈，两只眼睛始终放射着灼热的光彩，竟无丝毫惧色，不由心中想，看来此人的确是有胆量。窦莫精神更是大振。

“大国崛起”继续说：“诸位！你们别忘了你们都是男人！你们有没有底线啊？人家在不断挑逗你底线，知不知道？什么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啊？面对人家的咄咄逼人，你们还要默不作声到何时？欲言又止到何时？寄托幻想、妄念到何时？无奈苟且、隐忍到何时？”一番话说得院里的男人们脸上发红。“这个世界是很残酷的，没有救世主的，你们知不知道？谁拳头大谁说了算，让对方明白道理就得用拳头，拳头你懂不？是擂！不行要用刀，刀你懂不？是劈！三节棍你懂不？是扫！斧头你懂不？是砍和砸！拿个匕首还可以旋转甩360度呢，方式多了，从背后锯喽啰们的脖子懂不？身后搞偷袭懂不？有戴眼镜的把眼镜的金属腿掰下来直接插对方眼睛懂不？”见众人神情畏惧，他语调坚毅地继续说，“你们怕什么怕，真正战争残酷多了，面对多国联军，义和团赤条条迎着枪弹大炮向前冲，还有上甘岭，双方完全不对等，志愿军同样在多国联军铺天盖地的火网下向前冲，最后还不是把对方打成了豆腐渣？”

这时“虽远必诛”的众兄弟们也进了院子，院里热闹起来，听说刚哥喽啰来勒索保护费，大家都是大感愤慨，纷纷表示愿意出手保卫四合院，看到己方人力大增，众人无不欣慰，窦莫也脸上发光，又听“大国崛起”总结御敌战略：

“面对刚哥的威胁，我们要看清形势，鼓足勇气，下定决心为四合院

奋勇一战，战则全民皆兵，退则愧对四合院。拿出全院抗战的热情，拿出男人的气魄，争取一场痛快淋漓的大胜，该出手时就出手，别再婆婆妈妈，我们的底线就是他们再来收保护费，他们再敢来就是突破了底线，二话不说，我们立马出手！以雷霆万钧之势予以沉重打击，速战速决，解决后患。”

众兄弟振臂高呼，响彻全院，老余也狠狠地说：“该出手了！不能一直忍下去！”

这时“大国崛起”皱了皱眉，说：“从前天到现在，我已经三天没吃饭了，等我出去吃顿饭再回来继续商议。”

窦莫心中欢喜，说：“大国兄，我请你。”

“大国崛起”本欲推辞，但见窦莫热情，只好点点头，两人向院门口走去。人们眼含热泪，望着“大国崛起”的强硬背影暗暗竖起大拇指。

不多时他们二人来到东直门购物中心，逛了一圈，“大国崛起”在一个口味虾店门口站住，只见门口挂个牌子“今日三折”。

“就这儿吃吧，你看今天还打折。”

两人进了店，店里空空荡荡，除了他俩外竟再无其他顾客。“大国崛起”点了两大盘龙虾，要了瓶啤酒，窦莫有些忐忑，他倒不是担心钱，他前两天听说最近“龙虾门”愈演愈烈，据说很多龙虾重金属超标，还吃死了好几个人，著名口味虾店的日子不好过了，这里打折却无人光顾想来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窦莫把这个担心告诉“大国崛起”，后者摇摇头，满不在乎地说：

“我就偏不信了，吃了那么多年的虾还能吃出问题来？”

他夹起一个龙虾，放在嘴里嚼，含混不清地说：“别听他们造谣。你也吃。”

窦莫犹豫了半天，却未动筷，看“大国崛起”迅速地吃着，转眼间两盘龙虾已经席卷一空，看来是饿坏了。“大国崛起”招呼服务员，又点了两盘，边吃边喝，窦莫觉得有些不妥，说别吃太多了，苦劝了一会儿，“大国崛起”又要两盘，这回连服务员也面色忧虑地劝他别吃了，但“大国崛起”不听。

“趁着便宜多吃点。”他还说。

他又吃了一會兒，突然眼睛一翻，全身哆嗦，口吐白沫倒在地上。

竇莫大驚，急忙扶起他：“你說這是何苦？”他和服务員把“大國崛起”攙扶出購物中心，打車要送醫院。剛進了車，“大國崛起”稍微恢復了些神智，在竇莫耳邊語音微弱地說：

“別去醫院……”

竇莫疑慮地看着他，他微微睜眼，喘吁吁的聲音更壓低了些：

“我……我……沒醫保……”

等回到院裡，眾人仍在，見竇莫挽扶着臉色慘白的“大國崛起”回來，都是一驚，聽說他因吃了六盤龍蝦變成這樣，無不嗟嘆。竇莫和宋黃白扶着他進屋，他昏了過去，把他抬上床，竇莫守着，見他漸漸蘇醒過來，睜眼咳嗽了一阵，微微一笑，把眼又閉上了。

竇莫安撫兩句，見“大國崛起”情況穩定，便出了屋。院裡的人們議論紛紛，見竇莫出來，忙問“大國崛起”怎樣，竇莫說應無礙，眾人稍微放心。此時彭少爺也來了，正和蕭必武等人低聲商議。

彭少爺聽蕭必武說起剛哥嘍囉來收保護費的事情，微蹙眉頭，越听越覺此事甚是麻煩，最後他把大伙叫到辦公室裡坐下，問大家有什麼主意。眾人都默不作聲，面露難色。

彭少爺點點頭：“還有八天龍小姐就要來了，這事還真够鬧心。”他沉思片刻，果斷地說，“如果他們再來，把錢給他們。一切都不能干擾咱們設局的計劃，小不忍則亂大謀。”

“不能給！”老余怒道，“剛才全院都下決心了，他們再敢來就滅他丫的。”

彭少爺詢問地望着大伙，等他們把剛才“大國崛起”的話復述一遍，彭少爺卻沒有被打動，而是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他的那一套！”

眾人再度沉默，蕭必武郁闷地抽了口烟：“我也覺得來硬的不是辦法，對方就是潑皮無賴，你就算擊退他們一次，他們還會再來。哎，咱們誰也不招誰也不惹，只想低調等龍小姐，怎么总有這幫地痞找上門？躲都躲不開。”他把烟戳進烟灰缸，抬頭望了眼露出大窟窿的窗戶，一聲長嘆，聲音中充滿了淒涼落魄的滋味，“三十六計，還是破財免災吧。”

“我們都給過他們一次保護費了，還要給？”譚教授有些心不甘。

大家都连声说窝囊。彭少爷说权衡利弊，只能如此了。他平静地说：“我们这么做不是怕了那个黑老大，实在是权益之举。等龙小姐的事情过后，大家如果气不过，尽可以想法报复啊。”他顿了顿，盯着众人，“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众人齐声回答。

听完彭少爷的一番话，大家心气稍平，再仔细想想，毕竟彭少爷深谋远虑，为了大局的确只能如此。

此时院外刘胖子带着自来水公司的人来了，那人反复说自从居民们投诉后地下管已经换新的了，赵汉俊说你自己去洗手间看看水什么样。那人一去看，发现还是脏水，就说不是我们不想给你们喝干净水啊，是时机未到啊，现在还处在水管维修试用阶段有什么办法呢？

众人大怒，围住他说你们没办法谁有办法？我们闹肚子喉咙发炎你们管不管？

那人说请大家放心，我们会适时解决这个问题。大家追问到底什么时候解决，那人两手一摊，说他也不知道，然后劝大家理性，看到众人情绪越来越不对，那人赶紧走了。

“想我泱泱大院，文明大院，只能喝脏水……”刘胖子叹道。

大家正气愤不已，“虽远必诛”突然踉踉跄跄地跑进院子。只见他耳朵上缠着纱布，左脸上肿了一块，右眼乌黑，眼镜也没了。众人心中一惊，心想难道被黑老大的喽啰打了？

大家围上去，“虽远必诛”被众人扶到桌旁坐下，只见他眼圈一红。

“我……我被……我女朋友……阿娟……”他哽咽着说，“……她找人把我打了……”

话没完，他哭成一团。大家一听不是喽啰干的，不由松了口气，但又都好奇，你女朋友怎么会找人打你。原来自那“虽远必诛”每天守在街口后，还真的堵到阿娟几次，每次都是被她骂，可他心想她是为了考验自己，尽管对自己一片深情，却不稍假辞色，于是坚持继续在街口守候她。今天阿娟带了四五个男的回来，看到他没有避开，反而迎了上来，“虽远必诛”刚上前叫她，脸上顿时吃了几拳，直摔出去，顿时昏天黑地。

听“虽远必诛”抽泣叙述，众人心中已经大致明了，阿娟决意要分手，

而“虽远必诛”仍要纠缠，所以阿娟找人打了他，这里面固然有“虽远必诛”的不该，但他这前女友找人打他却有些过分，毕竟两人曾经相好一场，可见这女人确实无情。

“她既然已对你没有情意，你又何必强求？”刘胖子劝他。

“我从来没有想要强求什么，”“虽远必诛”擦了擦眼泪，“我要求的就是认真地和她聊聊。”

“人家就是要和你分手，没什么好聊的，听明白了吗？”不知是谁不耐烦地说。

听了这么冷酷的话，“虽远必诛”身子震了一下，泪珠再度滚滚而下。

“我怀疑阿娟不是真想彻底分手。”他喃喃地说，“如果她真的心里没有我，为什么还要搬到这附近？为什么她以前要跟我说一些有情调的话？为什么她曾给我发暧昧的短信？”

众人心想阿娟搬到这附近未必和你有关，而你说的这些都是过去的事，苦苦纠结徒劳无益。但觉得这人强辞夺理，一时倒也和他说不明白。

他的泪水却愈发汹涌，如开闸的洪水。

“我以前总忽略阿娟的感受，现在回想起来，几次她骂我的时候，都是在我对她动摇、想要放弃她的时候。所以我不应该放弃，我们本来可以成为甜蜜幸福的一对的。但她对我的方式的确是很恶劣！而且像变色龙一样说变就变。明明跟我在一起吃过饭，现在竟发展到动手打我的地步，我得探寻其中的原因……”

大家感到实在无法跟他沟通了，就纷纷摇头回自己屋了。各人都有各人的事，大家的时间都很紧，哪有闲工夫去管他失恋的事情。

“虽远必诛”独自坐在院中，伤心欲狂，几乎要吐出血来。阿娟给了他无尽的痛苦，可他又多么想给她打电话听听她的声音啊，他那么想念她，可又非常恨她，他要求的就是认真地和她聊聊，没想到被辱骂、污辱、羞辱、威胁、暴打。好毒、好无耻的女人。

天黑了，他踉跄回到自己房间，昏昏沉沉终于睡去，醒来又觉得恼怒起来。

摸摸自己脑袋上的伤痛，想起阿娟的很多言行，他疯狂起来，他愤怒地在房间里嚎叫，仇恨充满胸膛，感觉胸膛要爆炸了。

院子里静悄悄的，已经深夜一点了。他忽听得院里高跟鞋踏踏轻响，不由一哆嗦。

那是张敏莉回来了，她每天都半夜回来。她是全院唯一还不知道哥哥喽啰收保护费的人，她似乎置身事外，完全不受影响。

想起张敏莉的脸庞，“虽远必诛”心中一动。她其实要漂亮得多啊，自己为什么不重新开始呢？众兄弟的劝告又在耳边响起。他想到这里脸上有些发烫，悄悄走到门口，推开门向外面窥视，见没动静，就进了院。

她已经回屋了。“虽远必诛”掂着脚尖在院子里走了几步，她的房间正对他的房间，她屋里亮起了灯，透过窗帘，仿若黑暗中一个静静发光的白格。他站在她窗前不远处呆呆地看着，那灯光吸引了他，像把他粘住了，像是某种可怕的魔法制住了他。他不知呆站了多久，想象着张敏莉在灯下的娇媚模样，只觉得自己心和那屋里的灯光交融在一起，使他的灵魂猛然间出现了奇妙的变化。

他立刻醒悟到自己对阿娟之外的另一个女人感兴趣了，顷刻间，这种新的思想境界令他激动万分。一股迅急而强烈的冲动鼓舞着他去迎接新的爱情。他要把自己拖出令他伤痕累累的旧情泥潭，他要征服一个新的漂亮异性。一切尚不晚，他还很年轻，他要再现当年的雄心壮志，并坚定不移地去实现它。张敏莉房间里的灯黑了，她要入睡了，她断想不到今夜自己已经在站在她窗外的一个男人的内心深处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

“虽远必诛”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跑到洗手间，用颤抖的手捧起哗哗的脏水洗了把脸，然后久久望着镜中的自己。他的脸有些黑瘦了，眼睛由于频繁流泪变得红肿，耳朵还缠着纱布，显得很虚弱，但他其实以前很强壮阳光的。他想起以前在学校食堂吃饭的时候，对面的一个不认识的男的还夸他身材好，说他长得很帅很像外国人，他老乡来学校看他的时候也夸他说他是一表人才。想到这里，他不由心中窃喜，张敏莉其实也早就暗中留意英俊的自己了吧？如果她知道自己对她有意，想必她会立刻欣喜地投向自己的怀抱吧？那就给她一个机会吧！他几乎禁不住要欢呼起来。

明天，他要当面主动和她搭话，他要和她说几句有情调的话，后天他

们俩也许就要一起吃饭了，接着可以请她晚上去看电影，再接下来他要……

等“虽远必诛”回到房间躺下静静思索时，他突然发现，阿娟突然在自己心中变得极不重要了。他越想越觉得张敏莉要远比阿娟好，自己已经不再为阿娟感到恼怒了。去她妈的吧，他美滋滋地想，自己甚至隐隐感觉阿娟有些可怜，还有些觉得对不起她。如果她知道他已神不知鬼不觉和另一个女孩好了，她会怎么反应呢？他几乎能预想见阿娟听闻这个消息时的惊愕表情和她怎样故作镇定也无法掩饰的失落和悔恨。

没办法，他有些冷酷地想，这是她自己无知的选择，他和她的感情在她找人打他的那一刻就不可挽回了，那么她就只好自己在余生品味自己酿的苦酒了。

他把枕头夹住脑袋，开始幻想自己冷静告诉阿娟这个消息后，她先是惊愕，而后突然醒悟、拉住他企图要他回心转意的场景了：

“我错了！”阿娟情不自禁地一只手拉住他，另一只手眩晕似地捂住自己额头。

“对不起……太晚了。”他轻轻地、礼貌地但坚定毫不动摇地把她紧攥自己手腕的手指扒开。

哎，攥得那么紧，都留下指印了。他心里微微一酸。

……

是夜，“虽远必诛”辗转难眠。

黎明在他的紧张期待中降临。他早早就穿好衣服，梳好头，还抹了些头油，端坐在院子里，一动不动地死盯着张敏莉的房门。

她终于出来了。干练冷艳的她穿着一身黑色女式皮夹克，上面布满金属小装饰环，在晨曦的光雾中闪闪发光，一看就是崭新的。她今天心情看来不错，她往日高傲的嘴角边竟带着笑意，神色甚是柔和，不会是因为一早就看见我的缘故吧？“虽远必诛”心跳加速了，太好了，上天眷顾，院里没旁人，只有我们俩，正好说些悄悄话。她可真漂亮！真高贵！她看到我了！她脸上好像有些红了，她为什么要脸红？她是为要和我说悄悄话而欢喜吧？可我该说什么好？

“虽远必诛”心里七上八下，又是欢喜，又是害怕，终于开了口：“今天

穿新衣服出门啊？”

看见他耳朵上缠着纱布，坐在院中目不转睛地注视自己，张敏莉先是微微一怔，又听他跟自己打招呼，她笑了笑回答：“啊，是啊。”

说完张敏莉向院门走去。却听见“虽远必诛”紧接着喊了一句：

“等……等一下……”

张敏莉一愣，停下回头，“虽远必诛”站了起来，慢慢走过来。

“有事？”她笑着问。

我该说什么好？我该说什么好？“虽远必诛”心里突然有些后悔，昨晚到现在实在太兴奋了，竟忘了要怎样对她表白。嗯，她微笑地看着我，明显在期待我说些有情调的话，这样她就可以顺势跟我亲热交谈了。这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步，我要说些有情调的话，最好是能令她格格娇笑的话，可……可我说什么呢？他奶奶的，竟一时想不起来了，我平时是个多有情调的人啊。想到这里，他忍不住用拳头狠狠地砸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张敏莉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但脸上还是露出笑容。

看着张敏莉身上的新皮夹克，“虽远必诛”脑子艰难地转了一下。他结结巴巴地说：

“你，你这件衣服，又，又是在打折店淘的吧？”

张敏莉灿烂的笑容立刻冻结在脸上。

“你丫有病。”

张敏莉转身出院。“虽远必诛”一下抱住头蹲下。泪珠一滴滴滚落，打湿了甬道上的青灰色石砖。他伤心欲绝，为自己遭受的、付出的伤心而流泪。

等院中众人陆续出来后，“虽远必诛”已经不哭了，他木然坐在桌旁，对众人视而不见。今天是大礼拜，大家都聚在院里，露丝也来了。他们见“虽远必诛”呆磕磕地发怔，都不禁皱起眉头，有人心中叹息，心想他还在为情所困。

众兄弟来了。见到“虽远必诛”耳朵缠着纱布，众兄弟忙上前问怎么回事，“虽远必诛”再度流下两道清泪。他低声哽咽着把昨天阿娟找人打他的经过说了，众兄弟无不大怒，说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要找阿娟讨个说法。

还有的兄弟劝他通过此事彻底看开，重觅良缘。“血狼奇袭”说：“比如你们院那个张敏莉就不错……”

这一句话触动了“虽远必诛”的心事，他一时几乎吐出血来，摇摇欲坠就要晕倒，众兄弟慌忙扶住他。这时院外突然呼啦啦涌进一大帮子人，院中众人一见，无不霍然变色。

这帮人手持棍棒板砖，个个相貌都差不多，平面排字脸，剃平寸，正是刚哥的喽啰。

见到院中这么多人，为首的那汉子皱眉说：“你们这院里到底多少人常住？如果人数不对的话，我们要重新统计了。”

另一个喽啰说：“如果故意隐瞒人数，一旦发现，保护费还要补交。”

众喽啰齐声说：“所以不要抱侥幸心理。”

众人听罢，气得纷纷大骂。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为首的汉子说，“刚哥说了，今天是最后的温柔，今天再不交，你们可就是突破我们的底线了，我们就得出重手了。”

众喽啰围上来，他们一共二十来人，四合院里加上众兄弟差不多也有二十来人，数量相当，但质量较悬殊。风道士、甄和尚、何时宝、谭教授等人见喽啰进院立刻钻进自己房间闭门不出，老余、宋黄白脸色苍白不敢开口，只剩下赵汉俊、刘胖子、大憨、翠翠和众兄弟骂声不绝，其中翠翠骂得最响。

为首的汉子听他们骂得难听，不禁皱眉：“你们说话文明点。”说着一招手，二十来个喽啰呼啦一下围住院中众人。就在这时，东侧厢房一扇门“咣”地打开，一个人走了出来，正是“大国崛起”。